

Chapter One

— 第一章 —

宇宙中的圣诞快乐



“笨蛋！”

“呆子！”

“傻瓜！”

“蠢蛋！”

“白痴！”

“傻蛋！”

没错，这就是圣诞氛围中的云雀之光，我和姐姐莫特

尔，此时正身着加绒加厚的冬日太空服，在前门装点我们的圣诞树。

圣诞树的概念来自德国，现在还是个时髦事物。我在想，阿尔伯特亲王在把这个能将节日气氛渲染到极致的装饰品介绍给广大国民的时候，并没有想过在云雀之光这样的房子外头立起一棵树会有多么艰难。别忘了，这可是一座在月球的轨道上孤独公转的房子。虽然父亲和母亲最近刚刚装上了崭新的特雷维西克牌重力发生器，但在这座老房子的外围，引力作用仍然不十分稳定，于是我和莫特尔忙活了半天才挂上的那些小玩意儿——小铃铛、迷你蜡烛之类的，不多时就会从树枝上脱落，渐渐地便在墨黑的宇宙中飘远了^[1]。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何我们俩的脾气如此火爆了。

“简直是木头脑袋！”

“我那是大智若愚！”

[1] 不稳定？我听到了你的质疑：这是不可能的！特雷维西克出产的重力发生器，可是你能拿钱买到的最好的了。他们的工厂自1809年以来，就为太空飞船以及轨道飞行器提供顶级质量的重力环境。是的，你说得都不错。但遗憾的是，自打姐姐9月在美国老战船自由号上的冒险结束以后，就固执地抱着要成为化物师的念头不放，母亲也决定顺着她，就在侧翼的一个空置房间里为她设立了一间实验室。从那以后，莫特尔头戴护目镜、身披皮围裙，开始了她在超时空连接上的不归路，天天演练这种能推动飞船快于光速航行的复杂化物反应。一想就知道，莫特尔是个女孩子，而且还是不太聪明的那种，这些实验自然带来种种恐怖的后果——可怕的气味、阵阵浓烟，还有几次壮观的爆炸事件。其中的一次爆炸直接影响到我们的重力发生器，自那之后就不太一样了。——原注

“我看你是大于弱智！”

在盛满圣诞装饰物的盒子深处，我们同时抓住了一条由银色星星串起的链子，漂亮极了。“这是我的！”我喊道。

“胡说八道，你这个小野兽，”姐姐答道，“我先看见的！”

于是一场拔河开始了，我们宁可让拉锯战胶着持续，也坚决不肯松开自己手里的链子。

我俩都气鼓鼓的，全神贯注地想要赢对方，谁都没有注意到那艘双翼伸展的太空飞船已经悄然无声地接近云雀之光。直到那长满太空寄生贝的船体已经来到我们头顶，才抬起头来观望。

“哎呀，那不是杰克嘛！”姐姐喊道，立刻扔掉了手中的链子，腾出手来整理头发，还捏了捏脸颊让面色更红润些。当亲切的索菲罗尼亚号终于从身边驶过，我们的老朋友杰克·哈沃克，笑着从观星甲板上探身望着她，你一定会被她的镇定和优雅所震惊。他永远也想不到，就在几分钟前，她还在对着她无辜又可恨的弟弟（也就是我）大声咆哮，其粗暴程度，连卖鱼妇看了都要脸红。

与此同时，我依旧死死拽着这一端的星星链子，对莫特尔特突然松手毫无准备，措手不及向后倒去，从阳台失足跌下。眼见要随着之前的圣诞饰物一起滑进茫茫宇宙，成为行星间众多宇宙垃圾中的一员。

我敢说，若不是蒙卡勒斯先生，我这次又要跌到月球去了。



这位索菲罗尼亚号上的船员看到我的困境，手疾眼快地扔过来一条绳索。“接住，小亚少爷！”他高声喊道，不多时就把我从索菲罗尼亚号的主舱门中拉了进去，“现在可不是表演体操和杂技的好时候啊！”

如果这时候我说“还不是都怪莫特尔”，是不是太不够

绅士了？

过了一会儿，索菲罗尼亚号就在云雀之光的停泊平台上拴好了，船员们准备下船时，我去和他们一一打招呼。他们没有空手而来，全都令人欣喜地搬着成堆的礼物，并用色彩鲜艳的纸包装得整整齐齐。海葵双胞胎则合力搬着一个坛子，从气味上判断，应该是装满了腌制火腿和喷香的派。然而，比所有礼物都珍贵万分的，莫过于他们友善的笑容，以及经过身旁时在我后背那默契的一拍。

自从上次在“星际穿越”的哗哗之战结束之后，我就再没

见过他们。自那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被困在拉丁文、地理以及算术的填鸭式教学当中，整天愁云惨雾的。圣诞假期结束以后，我就要在蠕虫学院开始我的学生生涯了，那是一家开在木卫四的小型公立男校，专门解决外太空家庭的孩子教育问题。老实说，我其实并不想离家去上学。但索菲罗尼亚号的出现让我暂时忘却了自己的烦恼，学校是明年的事情，此时此刻需要想的就是客厅游戏、围坐在钢琴旁边引吭高歌，以及烤得香喷喷的麦芬，圣诞礼物，还有杰克和他的船员们带来的最新太空历险故事。

见到他们让我的心情瞬间大好，于是我宽宏大量地原谅了莫特儿，甚至在众人围拢在云雀之光簇新的大门前时，还不计前嫌地对她露出了笑脸。其他人都忙着问候她“圣诞快乐”，就她和杰克的情事打趣，比如问他们什么时候宣布订婚之类的。尼帕尔还夹着一枝槲寄生伸到他们头顶^[1]，引得众人逗他们抬头向上看。

莫特儿一开始还有些不在状态，因为她和杰克在“星际穿越”闹了点儿不愉快，杰克觉得她太淑女了，不适合他这种动荡不安的冒险生活，莫特儿则赌气发誓，自己一定会证明给他看，她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宇航员，一丝一毫都不会输

[1] 槲寄生：寄生植物，依附在乔木、灌木上。在西方槲寄生象征着希望和丰饶，一直以来西方有这样的传统：当你和另一个人被发现站在槲寄生下时，就必须接吻。——编注



给他……这也就是那些化物课程的直接动机，当然也是引起恶臭和爆炸的罪魁祸首。但是他们只在槲寄生的斑驳阴影下对看了一眼，就仿佛忘了两人的天壤之别，开始亲热起来^[1]。杰克亲吻她的时候，人群爆发出发自内心的欢呼声，之后，我们都唱起“哦，来吧，忠诚的信徒”的赞美诗，全都忘了要去拉门铃了。

父亲打开了门，但他看起来并没有被我们的大合唱感染，相反，他仿佛显得十分困扰，眼镜歪斜，这让他整个人看起来有些凌乱。

“杰克！索菲罗尼亚的船员们！”他压低了声音惊呼道，

[1] 杰克·哈沃克到底看上我姐姐哪一点，也是已知宇宙未解之谜之一，她是恐怖的化身，是一条化成人形的得了狂躁症的鱼。——原注

“谢天谢地，你们总算来啦，最恼人的事情还是发生啦！布丁发疯了！”



你们这些安逸地住在地球上的人哪，不会理解住在宇宙边缘的苦楚，比如你永远不知道，吃个圣诞布丁会遇到什么困难。对你来说，这件事肯定再简单不过了。圣诞之前的那个“烘焙周日”，你的厨师会给你做个布丁，然后放在烘焙架上让面团发酵。之后，在圣诞节那一天，一个热乎滚烫的布丁就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再浇上白兰地点燃，让它散发着白兰地的焦甜酒香。除此之外，为了增添趣味，你还可以在甜品的顶部插上一片冬青叶子，在它的肚子里放上一个钢镚儿。

但是，在宇宙之中，事情就复杂多了。在这片广阔的天际之中，潜伏着各式各样奇怪的物种，其中之一便是可怕的布丁虫。这种讨厌的虫子在幼虫阶段看起来就与一颗葡萄干无异，它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我们的厨房，并鬼鬼祟祟地钻进圣诞布丁之中。一旦成功潜入，它们就开始大吃大嚼起来，在布丁内部迅速长大，直到布丁被吃得一点儿不剩，只剩下一只虫子，一只布丁形状的讨厌的虫子。它们的触角长得像冬青叶，它们眼睛的轮廓则跟钢镚儿一模一样，而在它们肥硕、滑腻的身体内部，还潜藏着上千只葡萄干似的虫卵，迫不及待地要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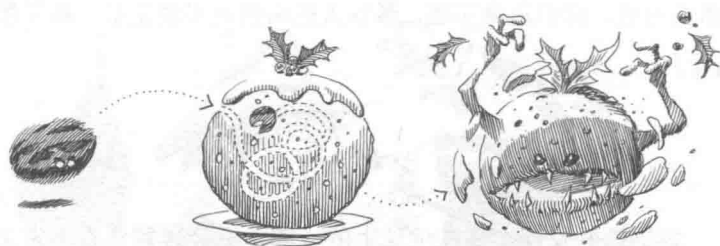


图 1

图 2

图 3

布丁虫的生命周期

出来，将剩下的布丁破坏殆尽^[1]。

说到这儿，你可能也知道了，这就是这一年云雀之光甜品存货的悲惨命运。就在一个月以前，莫特尔和我帮助母亲调制布丁原料，一边聊天，一边打闹着将无花果、甜枣和金橘皮一股脑地添加进去，并没有注意到那披着如葡萄干皮的虫子已经顺着桌子腿爬了上来，混在一众调味原料当中。就在今天下午，我们在室外装点圣诞树的时候，母亲再一次去查看食物储备是否充足，为即将来访的客人做好准备。就在她碰巧掀起盖在布丁上的餐布的瞬间，随着一声恐怖的尖叫，这只可恶的虫子从自己的窝里面一跃而起，一头将她撞翻在地，钻进云雀之光迷宫一样的排气管中，逃跑了！

母亲在前厅中和我们会合，她身上挂着一把独特的火焰

[1] 在没有圣诞布丁的时候，布丁虫就以其他的甜品糕点为生——李子糕、葡萄干甜糕、果酱馅饼之类。在这种讨厌的小虫子面前，没有美食是安全的。不仅如此，只要有机会，它们连蛋糕和蜜饯都不会放过。——原注

枪，那是早些年间，房子被“唠叨型宇宙苔藓”困扰时父亲买的。基于她并非常人的身份，以及45亿年的经验，和这样一只恶心的虫子正面遭遇并没有给她造成太大的困扰，她此刻头发束起、脸上和身上沾满面粉的样子，看起来雷厉风行又不失美丽。

“哦，索菲罗尼亚的船员们，”她招呼道，“见到你们可真高兴啊！但恐怕我们在逮住那只‘布丁’并且消灭它以前没法好好招待你们了，从我刚才看见它的样子判断，它应该马上就要繁殖了，如果真让它如了愿，那咱们的肉末馅饼和水果蛋糕就都遭殃了……”

这些索菲罗尼亚的老船员们，一如他们令人闻风丧胆的名号，立刻对情势做出反应——放下手中的礼物和坛子，随手从门口的伞桶中抽出雨伞和手杖武装自己，杰克掏出他的左轮手枪。没有人说话，他们都在等待母亲的指令。但其实我们并不需要他们帮忙，因为在一片寂静中，已经听到了那只假冒布丁正窸窸窣窣地从一条通风管道中走过，就在我们头顶上方。

“那玩意儿就在附近！”母亲喊道。

“它这是往中式会客室去了！”父亲挥舞着一根高尔夫球杆高呼^[1]。

我们一群人声势浩大地追了过去，穿过前厅，穿过一条条

[1] 这是一根五号铁头球棍，能很有效率地掏出各种狂躁且抵抗力强大的怪兽。——原注



错综复杂的走廊，向他所说的那个房间直扑过去。这个房间经过再次装修，变得十分有品位——无数漆好的橱柜以及印着柳叶花纹的墙纸，即使是中国的皇帝置身其中，也会有回家般的亲切感。这只布丁虫看起来也产生了同样的亲切感，通风金属网上一个大大的、布丁形状的洞显示它就在这里破网而出，正在屋子里找寻一个地方做茧，好繁衍更多邪恶的子孙。

“唉，如果我们住在伯克郡或是萨里，这种事情就永远不会发生。”莫特爾小声抱怨着。

“嘘！”格林德警告，这位妖精族裔的飞船主射击手用手势示意我们，“布丁”此刻藏身在房间远处的一扇精美的屏风后面。他握着父亲的手杖，仿佛握着一柄宝剑，蹑手蹑脚地靠近屏风后，抬起厚实的太空靴，一脚将它踢到一边。“布丁”立刻滚了出来，用头顶的刺袭击格林德的小腿，他挥舞着手杖招架起来，但还没过上两招儿，那邪恶的“布丁”就掉转方向



冲过地毯向挡在门口的我们袭来。

被它这么一冲撞，众人大惊之下乱了阵脚，等我们回过神来，它已经冲出门跑到走廊上去了，不多时，我们就听到它的胖身体滚下后边楼梯发出的“梆梆梆”的声音。

“快！”母亲催促道，“它这是要回到厨房去。”



“回到它出生的地方去产卵？哈！”父亲呼喊。

莫特爾暈了过去（是真的被眼前的形勢吓倒，還是因為父親用了“產卵”這個詞，我不得而知）。傑克返回去照顧她，其他人繼續追擊這個布丁形狀的敵人。我腦海中靈光一現，經過飲品櫃的時候在父親的白蘭地存貨中抄起了最好的一瓶，因為我知道這也許是對付這種敵人最好的辦法了，並為此竊喜不已。

我們火速跑下樓梯來到廚房，在那里發現了一溜兒食物殘渣、一堆餐碟碎片以及一群驚呆的機器仆人，這些仆人对“布丁”的去向都說不出個所以然。

食物儲藏室的門半開著。母親小心翼翼地走過去，我緊跟在她身後，其他人則在我們身後排成傘狀隊形，大家決心不讓我們的獵物有第二次逃脫的機會。

“幫個忙，小亞，打開門。”母親低聲說。

我悄無聲息地走到她前頭將門推開，食物儲藏室內部隨即傳出一聲恐懼的尖叫。“布丁”蜷縮在一個角落，它在之前與格林德的搏鬥中被刺傷了，明黃色的血液正汨汨流出，仿如芥末醬。它的觸角正憤怒地抖動。而它側面的身體上，正有密密麻麻的葡萄干樣幼蟲爭先恐後地爬出。

“白蘭地！”母親喊道。

我立刻領會了她的意圖，將整瓶液體澆在那怪獸身上，趕在母親扣動火焰槍扳機之前時及時撤到一邊。

一大團藍色火焰奔涌而出，包圍了邪惡的“布丁”。它發

出“嘶嘶”的尖叫声，触角立刻变得焦黑，身上的“葡萄干”也像烤栗子般炸裂开来。它拼死向门口冲将过来，那一瞬间我真担心它会冲破我们的包围圈，将整个厨房化为一片火海。但也就一眨眼的工夫，火焰的威力显现了，那“布丁”肆虐过的石板地面上，只留下了一摊散发着臭味的焦黑余烬。

“干得漂亮，小亚！”母亲说，其他人都凑过来，想要在浓烟滚滚的食物储藏室看个究竟，最后也纷纷道贺。当然，受到众人的表扬十分受用，可是我并没有你所料想的那样得意扬扬。毕竟，将伪装布丁烤成焦炭并不能把我们自己那香甜的布丁变回来，如果没有了圣诞布丁，圣诞节还有什么盼头呢？

我们安排机器仆人收拾残局后便顺着楼梯往回走，杰克和莫特儿正在上面等着我们，但所有人都跟我一样垂头丧气。母亲站了出来，她将脸上的灰一抹，说道：“咱们现在需要一杯热乎乎的好茶。”既然她年纪如此之大，并有着几乎无所不知



的智慧，我觉得这次听她的没错。

于是，我们终于可以在舒适的椅子和沙发上坐下来，继续着被布丁虫粗暴打断的欢迎和问候，但还没说上两句，又被突如其来的事件打断了。我们的机器人管家罗利走过来通报道：“先生，太太，有一艘巨大的战舰从月球的方向而来，飞船船长发信号过来请求接驳，我是不是应该跟他说你们不在家？”



Chapter Two

— 第二章 —

解 药



茶杯仍握在手中^[1]，我们快步来到隔壁房间，那里的窗子正朝向停泊平台。越过索菲罗尼亚号的重重桅杆和绳索，我们看到一艘型号更新的船只正缓缓靠近云雀之光，这艘战船的外形显得极为霸气。杰克不知何时已经举起望远镜，众人自然催促他赶快将看到的讲出来。

[1] 还有钳子及触手中，等等。——原注

“不要催！”他说，“别激动！我还没看到她的名字……哦，好的，看到了，这艘船是英国皇家海军的阿克特翁号，海军最新型的‘毒蛇’级太空炮舰。我想不通这艘船怎么会来这儿？噢，观星甲板上还有几个人……”

他所说的人群我们可以看出个大概，全都围在一个水手旁边，他面前的信号灯正用耀目的灯光发送着“请求接驳”的灯语。我们影影绰绰地看出这一簇身影都是文明生物，而其中一位还是女士，但只有杰克可以看清他们的面目。我们听到他低呼一声，随即见他放低望远镜，脸上的表情半是开心半是震惊，还有一丝我无法猜测的情绪。

“是理查德·波顿爵士和乌拉！”他宣布道。





如果您对我之前的冒险经历有所了解，那您一定猜得出为何我们对这位特工的出现感到如此诧异。因为就在三个月前，他和他的火星妻子被黑心的兰斯洛特·斯普里格爵士研发的花粉变成了两棵金星牵枝铃树，我们亲眼目睹他们被装在营养肥料盆中被运回英国。当时，身为皇家植物园主管的小蕨教授曾向我们承诺，他会找到治愈他们的方法，也寄来过几封信排解我们的忧思，说我们的朋友恢复良好。但我们根本想不到他们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恢复人形。看着他们走下阿克特翁号的跳板，站在停泊平台上，看上去和原来没有丝毫变化，这可真让人高兴！

但杰克·哈沃克脸上却不单纯是高兴的表情。他的父母和哥哥就是变成了牵枝铃树被永远留在金星上，当时正赶上野生牵枝铃树的花期，这场灾难横扫在那里的英国殖民者，而他那时不过是个小孩子。当他低头注视着款款走来的理查德爵士和波顿太太，我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小蕨教授是否也可以治愈杰克的家人？他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到金星上去一试究竟？

我们快步走下去迎接新来的客人，待一行人走到客厅，机器仆人帮着他们脱帽、挂衣服、放鞋子的时候，众人已经聊得热火朝天。阿克特翁号不仅带来理查德爵士和乌拉，那个名